文匯園 Feature 副刊
責任編輯：張旭婕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
本版逢周二、三、日刊出

歷史與空間

■文：朵 拉

公園裡的歌聲

下午的氣候正好，儘管是夏天，人在著名四大火爐之一的南京，近黃昏時分，熾烈陽光稍加收斂，變得溫柔可人。走在綠樹葱蘢的公園尤其心曠神怡，近處遠處全是順眼的青翠碧綠。陽光照耀處，或照不到的陰暗地，大片深淺濃淡的翠綠，沉靜地散發無窮的魅力。

旅遊手冊時常介紹，有些地方一輩子一定要去一次，才叫不枉此生。但有的地方，去過一次，仍嫌不足，還想要再去第二、第三次，南京便是那地方，叫人不去是遺憾，去過以後，沒有再去，反而是更大的遺憾。

上回是慕名已久的拜訪，駐居南京，每天到周邊城市去觀光，揚州、蘇州、無錫、周莊等等，走得愈多，益發惆悵。嫵媚婀娜多姿的水鄉，細節巧妙玩味的園林，每到一處都意猶未盡，依依不捨，難以道別。

有沒有另外一個城市，處處充滿綿密而淡雅的詩情和畫意，在南京行旅之前，如此景物皆夢裡幻象，或許曾經夢遊，未曾想過可以真正實現。

江蘇溫柔秀氣，從容細膩的韻味，在那麼長遠的時間裡，相隔遙遠的我們僅只在書中會面，無從相見，一旦夢想實現，真實的美好叫人手足無措。

細雨紛紛中到周莊，下車後便穿過一條橋又一條小橋。河與橋，是周莊風景的主角，毛毛雨則是最佳配角。許多遊人不顧灰撲撲陽光下的絲絲小雨，甚至不打傘在雨中閒逸漫步，隨手採來一點浪漫，隨意在橋階或亭台或河畔或老店前後或拍照或散步。

沾上雨水的青石台階，有點濕滑，低頭踩着階梯慢慢爬上橋，抬首一望，眼前不就是雙橋麼？

明知這是1984年陳逸飛筆下的「故鄉的回憶」，卻因不能置信，自己大驚小怪地問自己：這是雙橋吧？是已故畫家陳逸飛的雙橋吧？

當年美國石油大王阿曼德．哈默到中國，將高價買下的《故鄉的回憶》贈送給鄧小平以後，中國人四處搜索，找不到畫中的風景。1985年，油畫印成聯合國的首日封，古鎮周莊一夕間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接着變成旅遊熱點，今日極度商業化的周莊，是要感謝陳逸飛或不？

那日仍有很多畫家在現場寫生，只不過，周莊那條河裡的水，也許記錄着陳逸飛的後悔，沉鬱得流不動。

在書上的所有畫面，收藏在腦海裡太遠太久，果真出現，搞得自己像鄉巴佬出城。啊！這就是紫籐？這是薔薇？這是石榴？這是牡丹？這是杜鵑？這叫太湖石？似乎非得樣樣親手撫摸一下，才心甘情願，算真正看過。

那回的出遊，有時過夜也有當日觀光，最終都回到南京，如此這般兩個星期過後便有了回家的親切感覺。終究揮別南京返回熱帶家鄉，一邊翻看旅遊手冊的介紹一邊以回憶去重新閱讀六朝古都，發現超喜歡公園的人竟叫玄武湖公園成了南京行的漏網之魚，有點懊惱事前功課沒有備足，主要還是南京景點太多，時間不夠。

今年初夏5月的玄武湖公園裡人潮如鯽魚般擁擠，一園的蒼松青柏碧柳翠竹，綠茵草地上滿植五彩繽紛的鮮花更叫人目不暇給，一個抬頭，廣玉蘭形似白色的荷花開在大樹上。

空氣中浮泛着因稀薄更顯珍貴的廣玉蘭香氣，愛聞香味的人用力呼吸，突聞耳邊傳來曾經流行一時的《甜蜜蜜》，竟是永恆甜蜜的鄧麗君。原來散步的人帶着錄音機經過，不理是否吵人，不管是否有人抗議，就那樣強迫性高聲地沿途傳播，把自己所好與眾人分享。

鄧麗君尚未走遠，又來一個「忘記你實在不容易，倒不如忘掉我自己……」這回是原創歌者，大概沒經過卡拉OK訓練，荒腔走板，卻也自有一股動人意味，一首憂傷心碎的歌曲，他演繹得輕快歡悅，旋律照樣悅耳動聽，弔詭得很，然而這並非演唱會，出錯沒關係，就算演唱會，出點差錯亦無礙，寬容的觀眾不是嚴格的老師，沒有高調和刻板的要求。未知南京人是否超愛唱歌，再走不多遠，又來一首曾經在內蒙聽過的《飛鷹》，不停的歌一曲一曲傳來，令人想起席慕蓉的姐妹席慕德有一次搭的士，的士播着流行曲，席請司機把音響調低。司機問她：「你不喜歡音樂嗎？」聲樂家席慕德回答：「是呀，我不喜歡音樂。」

還有一回夏志清和無名氏在台灣搭自強號火車時，兩位作家言談甚歡，卻嫌火車上音樂擾人，於是請車長小姐調低，小姐忙碌工作，未加理會。夏志清受不了，朝她一跪，音樂終於低聲了。他們繼續聊天，過不久，音樂再起，夏志清對無名氏說「這次輪到你去跪了。」

歌曲事件不過是生活裡的小小插曲，生命中尚有很多難以容忍的事，最後也宛如輕煙，裊裊過去，蹤影不見。

愉悅的步伐徐緩，輕鬆的心情使得接受度越隨和，無須在乎歌或歌者，像風一樣暖暖吹拂，湖水粼粼發亮，一首接一首陸續有來，不經意間投入了南京人的平常生活，到玄武湖散步是南京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玄武湖公園不收門票，蹲在門口的一個男人告訴我，說完他用下巴擺個邀請的姿勢，你們進去走走吧。原來準備到朋友特別介紹的台城，朋友建議日落黃昏方為理想時段，沒想到無情的城門在規定時間關閉。門口售票的同志搖頭，這時間已過，不允進去。

遲了，便是遲了。城牆上滿天的紅霞同情地照在我們身上，城牆後邊的玄武湖公園便是我們獲得的補償紅利。帶着誤會在公園尋尋覓覓，找不着午餐的請客主人特別讚賞的有風景，有小吃，有酒吧，異常休閒的吃喝之處。那晚回到酒店仔細閱讀旅遊小冊，才知傍依着玄武湖畔新闢一融合旅遊、休閒、商務於一體的商業街區，建築以青磚小瓦和小尺度建築群與明城牆相協調，渾然一體，其中別具一格的屋頂平台設計，可透過600年明城牆穿越時空，遠眺玄武湖與紫金山，將南京城最具魅力的湖光山色盡收眼底，是時尚人群出沒的地方。

錯過明城匯的惋惜被玄武湖公園彌補了。湖岸呈菱形的玄武湖周長大約10公里，面積437公頃，水面就佔368公頃。湖內五個洲分為「環洲煙柳」、「梁洲秋菊」、「翠洲雲樹」、「菱洲山嵐」、「櫻洲花海」，皆有橋或堤相連，我們經過「台菱橋」時，夕陽恣意地把大片金光灑於湖上，遠山近水皆溶在黃金色彩裡，歌聲這時再度飄來，永遠不可救藥的溫柔鄧麗君仍在幽幽傾訴「如果沒有遇見你，我將會是在哪裡？日子過得怎麼樣……我只在乎你……」並非目的地的玄武湖，無意中走進去的公園，美景不斷，歌聲不停，像這樣的迷路，如果還有，仍想再來一次。

■陳逸飛筆下的雙橋。 網上圖片

亦有可聞

■文：青 絲

牛 奶

牛奶成為中原人的日常食物，時間並不長。第一波飲用牛奶的風潮，是蒙古人征服時期，乳品作為主食曾經流行過一陣子。在此之前，牛奶在人們的觀念當中，只是滋補品，而非尋常食物。唐代「醫聖」孫思邈的《千金方》曰：「牛乳，老人煮食有益。」就是把牛奶定位於老年人用來滋補體虛的食物，只是偶爾進用，但非主食。後來隨着蒙古人的退走，牛奶也淡出了人們的食譜。明人繆希雍的《本草經疏》曰：「牛乳乃牛之血液所化，其味甘，其氣微寒無毒。甘寒能養血脈，滋潤五臟，故主補虛餒，止渴。」可見明代之人對於牛奶的認識仍然很有限，而且是被歸於「藥字號」的行列，而非「食字號」的範疇。

飲用牛奶的第二波風潮，是在清末，隨着國門被打開，已經習慣傳統生活方式的中國人，也主動或被動地接受了一些外來的生活觀念，喝牛奶就是其中之一。雖然時人也受制於奶源，以及部分人飲奶後會出現腸胃不適的困擾，但飲奶的心理障礙已經基本去除。除了飲用，還有人把牛奶煮沸後用青鹽點鹵凝結，製成乳酪，佐以香粳米粥，成為街市上風味絕佳的小食。由於飲奶者眾多，又沒有形成規模的奶牛養殖，牛奶供不應求，以至於清末之際，就已有了牛奶造假的現象。

《清稗類鈔》曰：「偽造者，輒摻泔水，或以提取乳油之餘料，其有腐敗者，更加鹼以滅其臭味。」清代的牛奶造假者也分為三種類型。較為文明的造假者，只是在牛奶裡摻淘米水，增加份量；品德稍差的，是把製作乳酪、已經提取過乳油的餘料，當成牛奶售賣；品行更為低下的，則是在已經變質發臭了的牛奶裡加鹼，掩蓋住酸臭味，然後照樣發售。而且，在沒有對比、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這種造假行為也並不容易識破。

我小時候很喜歡喝牛奶，但一年之中也難得喝一兩回。過去要喝牛奶，就得到國營牛奶店購買奶牌——店方在一塊火柴盒大小的鋁片上面鑿字，上方穿個小洞，用一根細鐵絲串起來，有十五塊一串的，也有三十塊一串的。而在以前，奶牌也是做父母的獎勵孩子的一種手段，譬如某次考試成績好，或近期的表現積極聽話，於是到了發薪的時候，做父母的就會到牛奶店買一串奶牌，讓孩子每天拿一塊，到牛奶店喝一碗牛奶。

過去奶店賣的牛奶，是盛在一口大鍋裡，座在煤爐上時刻加熱着，而在加熱的過程中，會有大量的水分蒸發，營業員也會不斷地摻水到牛奶當中，然後大量加糖，令人覺察不出奶中摻雜有水。所以，我幼時喝到的牛奶，都是奶味淡而甜味重，因無法對比，我一度認為，牛奶就是這種味道。直到多年以後，有人贈給我一盒進口牛奶，喝了我才發覺，原來純牛奶是如此的香濃，且是沒有甜味的。當然，相比只是在牛奶裡摻水加糖，如今的造假更是令人嘆為觀止。譬如用廢皮鞋造出的牛奶，如果不被曝光出來，人們即使想破了腦袋，恐怕也無法把這些完全沾不上邊的物事聯繫起來。誰能想到爛皮鞋能造出牛奶呢？

如今在一些城市的近郊，已有人專門養殖奶牛，顧客可以親眼看到擠奶的過程，但不少心有餘悸的人，依然不敢飲用這種不經任何中轉環節的牛奶，因為他們又有新的擔心，如瘋牛病、口蹄疫。膽小的我，現在看電視經常會看成這樣：一個膚如凝脂的美女用牛奶一樣的水洗浴，接下來有人舉着一杯水說，某某奶，營養一代人；緊接着，另一個廣告明星擠眉弄眼地掩着嘴說：誰喝誰知道啊！

■牛奶營養價值高，已經成為人們的日常食物。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心靈驛站

■文：陸 蘇

百 納

那時候，常見村裡女子雨天補衣。那些補了又補，納了又納的舊衣，常讓我忍不住的想知道，到底哪一塊布是軀體最初的故鄉？哪一種顏色是它最初的容顏？

每次我問，補衣的人總會告訴我它原來的模樣。而我怎麼也想像不出，怎麼也不相信一種藍布衣竟會變成一件百衲花衣。別說正面，就是把衣服反過來，也找不到一寸完整的、像樣的原版。

現在相信了。何止是一件布衣可成百衲。人心亦如此。

世事滄桑，心如薄絹。總有破時，總得補。破破補補，到成熟，拿那心境到亮處。照，哪裡還有多少底色。

層層疊疊，從青絲疊到白髮。哪兒受傷，哪兒該補，只有自己知道。千瘡百孔，補不勝補。心境的襤褸，沒有人知道每一個補丁是為了甚麼、縫於何年何月。外人看見的只是成熟的外表、練達的處事，補丁後的故事，自己亦不肯輕提。

百衲之心，納在自己胸口。

百衲之衣，可為日曆，細細數着多可知歲月匆匆、容顏易逝。百衲之心，可為日記，刻骨銘心的事，都有覓處。一個小娃娃，就這樣，在百衲裡長大成熟，從不會穿針繞線，長成了一個精於女紅的女人。

■心如薄絹，總有破時，總得補。 網上圖片

短載

■文：緩 緒

定向的河流 （五）

10

門，被輕輕地推開了。

病房內的擺設非常簡單，但卻顯得很整潔。一眼看去四處沒有一樣多餘的物品。

豐先生閉着眼，戴着氧氣罩孤零零地躺在一張離窗戶不是很近的病床上。面色發白，但神情看上去卻很安詳自在，像是並沒受到過任何病痛的折磨。

床與那扇窗戶間保持着的是一種看上去使人覺得安心的距離。使人很容易想到即使是外面突然下起了雨，即使窗戶來不及關，從窗外飄進來的雨點也只會落在床前的那片地毯上，而沒可能把病人躺着的床鋪弄濕。

病床的樣式很新，每條腿上都帶着軲轆，並且還能隨時調節升或降的高低度。

端詳着父親那泛白的瘦削的面頰，一些散在額前、枕上的銀髮，以及像是正在熟睡着似的神情，這種種的跡象無論如何還是使豐容的心情突然變得沉重起來。

她從牆邊輕輕地移過來一把椅子後，便挨着病床坐了下來。

病房裡的用具不多，除了病床，一個隱蔽在牆內的壁櫥外，只有一個金屬的衣帽架，一個床頭櫃，及兩張不大的桌子、椅子和沙發。

進門時一眼便能望見的那扇窗戶，就在正門對面的那道牆壁上。那是屋子裡唯一的一扇窗。透過那層下垂的窗簾，能看見院內的樹叢及一片被修剪得十分平整的草地。

從位於正門另一邊的那扇一直半敞着的內門望進去，可以知道那是一個設施齊備的洗手間。

病床離門不算遠，在病床靠牆的那一頭擺着一些隨時備用的醫療器械。

打量過病房內的基本設施後，和父親最後一次相聚的場景又很快浮現在眼前。那是去年年底放寒假前，因聽說師生聯合演出中有她的獨唱節目，父親曾特地搭飛機從巴黎趕到她任教的那所大學前來觀看。她一上場，坐在靠近舞台前面觀眾席上的父親的神情便是那麼地專注。在他眼裡，她扮成一位梳着一條粗粗長長的髮辮，穿着民族服裝的俄羅斯姑娘的形象和她所選唱的幾首俄羅斯民歌是那麼地得體。這在排練時一直高度保密的節目不光是使得父親，同時亦使得所有在座的觀眾着迷。

想着就在演出結束時，父親帶着一束不知從甚麼地方採集來的野花走上舞台來祝賀她演出成功時的那副神情，使豐容不覺溢出了熱淚。

門被慢慢地推開了一道窄小的縫隙，不知不覺地，已把豐容重新拉回到現實裡。

父親仍一動不動地躺在病床上，看不出究竟是在睡，還是仍處於昏迷狀態中一直沒有甦醒。

這時，只見一位身材不高，穿着一身本地衣着，頭上包着塊土布頭巾的老婦，用她那雙顯得特別粗笨的手，捧着一束像是摘自於山野的鮮花，拎着一隻小提籃，探頭探腦地從門外走了進來。

「您一定是豐老先生的家人吧。」

婦人一臉憨笑，剛進門，便出於一份敬意似地用手抹掉了包在頭上的那塊粗布頭巾，接着，便用一種不太純正的法語壓低了嗓門主動說道。隨後，已用那隻騰出來的手，親切地握住了豐容的手。

豐容感激地接過那一小束鮮花和那隻顯然是裝着些食物的小籐籃，轉身先放到了緊挨着牆壁的那張桌子上。

「剛由前廳進來時，櫃枱前的人便已和我說妳已趕來了。妳是老先生的女兒。不對嗎？」

「是的，正是哩。」

豐容點了點頭。

「豐先生自從來到我們村子的第一天起，便一直住在我那裡。多好的人啊，我知道平時他最喜歡花，尤其是山上隨處開着的這些沒名稱的花。」

婦人輕聲地說。

「這是剛從我家的後山崖採集來的。哦，那隻花瓶呢？讓我想想看，昨天下午丟了那些枯萎了的花枝後，當時讓我放到哪裡去了呢？」

婦人的說話聲一直很輕。說完了才走近床邊，朝病人打量了一會。之後便又心事重重地低下頭來，真心誠意地在胸前劃了個大大的十字。

「不是我在說玩笑，老先生確實是喜歡這些山花呢。他還曾經為我採集來的一些花，畫過一幅畫兒呢。那花瓶，哦，那花瓶看來一定是讓我放到洗手間裡去了吧。」

說着，轉了一個身，便見老太太已往洗手間走去。

這老太太為什麼使人覺得這麼面熟呢？之前，我們有可能在哪裡照過面呢？豐容想。過了很久才想起這位婦人很像是文生．梵高在他早期那幅《吃馬鈴薯的人》的畫作裡描繪過的農婦。當初藉着昏暗的燈光，畫家試圖表現的或許正是這麼一種樸實無助的長期依靠自力過活的農人的精神狀態吧。

（本故事由電影劇本《紅房子》編寫而成。）

詩意偶拾

小小

■雨 北

小小的屋
住着小小的你
小小的日記
住着小小的我

小小的我們
在小小的樹下
躲着
小小的雨

小小的風
吹走了小小的你
小小的世界
從此
變得不再美麗

小小的我
看着小小的星
想起了
小小的星願